

陽明生態人文記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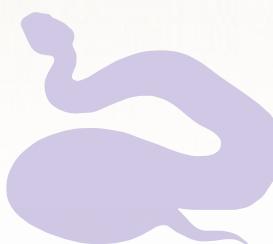
〈爬蟲兩棲・珍稀植物篇〉

文／醫學系 108 級 陳琦翰

筆者在〈嘆哩岸計畫〉的執行過程中，認識到陽明校園所在的嘆哩岸山不僅是養育群生的生態寶地，更記錄著北臺灣開發的人文歷史與景致，這實是值得驕傲的一點。希望這些生態人文記錄不但能讓大家對陽明校園有更深一層的了解，也能激發大家對於生態觀察及保育的熱情，更珍惜這座嘆哩岸山與陽明校園！



• 縮成 8 字形的雨傘節／陽明大學醫學系李俊康學長，
攝於 2015.6.11 新醫學館館外迴廊



【爬蟲】

炎炎熱暑，烈日當頭，人們無不避走於街亭之下，但有一群生物竟大剌剌地在樹幹、岩石上享受日光浴，好將全身上下血液加溫！這些在校園中常遇到的蜥蜴，最常見的是斯文豪氏攀木蜥蜴與麗紋石龍子。有時多注意樹林草叢中的動靜，還能發現印度蜓蜥和黃口攀蜥喔！

夕陽時分，山上蠢蠢欲動的，不只有唱歌的螽斯和蟋蟀，還有匍匐於黑暗角落等待一躍而起的壁虎。臺灣共有九種壁虎，北部以較不會鳴叫的「無疣壁虎」為主，南部則以鳴聲大放的「壁虎」為主。長期下來，民間便有「南部的壁虎會叫，北部則否」的俗謂。事實上，應是南北優勢種不同造成的。大家有沒有注意到，我們宿舍角落的中的雄壁虎也常啾啾叫呢！

山居歲月的陽明人，對蛇應該都滿熟悉的吧。從過往記錄與同學的目擊可知，時常出現的品種有王錦蛇、雨傘節、紅斑蛇等。山上應該也住著青蛇、赤尾青竹絲等，不過筆者未嘗見過或耳聞，故不在此介紹。

王錦蛇在臺灣分布甚廣，臺語俗謂「臭青母」或「臭青公」，由其名即知牠一定不好聞，不然先人怎用「臭」來形容呢？原來其肛門附近有臭腺，當遇到威脅時，便會噴出臭液來驅離敵人。去年五月時，系上學長在山頂操場拾獲一條長達 200 公分的蛇蛻，很可能就是王錦蛇的舊皮。臺灣的大型蛇類中，王錦蛇可謂是巨人中的巨人，最長能達近 3 公尺。幸好牠無毒，不過性情較猛的牠攻擊性較強，因此最好不要太靠近牠，以免以為你要侵犯領域而強加蛇吻喔！

「同學，你有聽過陽明雨傘節嗎？」「蛤？那是什麼校園活動呀？」看到臉書上這篇貼文，不禁噗嗤一笑。陽明的雨傘節數量可真不少，前年六月就曾在新醫館館外迴廊、男一舍後方水溝、神農坡步道等處出現，吸引了不少攝影及生態愛好者趨前觀察、拍照，當然也有人驚恐萬分，畢竟牠可是出了名的毒蛇。

在臺灣六大毒蛇中，毒性最強者即屬雨傘節。但牠毒歸毒，性情卻是最溫馴膽小，平常遇到威脅多迅速逃離；除非遇到故意挑釁，才有可能將自身捲成 8 字型，以警示說：「不要再惹我！我要準備攻擊囉！」不過在校園中遇到蛇時，還是盡量不要靠近，畢竟不確定遇到的是否為其他毒蛇，繞道而行才是雙贏的辦法喔！

【兩棲】



「嘎嘎嘎！呱呱～呱！」

此起彼落的蛙鳴在夜晚響起，交織成一首首別具韻味的合唱曲。在陽明常見的兩棲類，都屬無尾目的蟾蜍和蛙。過去曾發現的蛙類有澤蛙、拉都希氏赤蛙、布氏樹蛙、貢德氏赤蛙，蟾蜍類則記錄過黑眶蟾蜍。



• 有背中線澤蛙／2015.3.30 攝於男二舍後方水溝

其中，最易見到的為澤蛙。澤蛙屬赤蛙科，是台灣最普遍的蛙種之一，無論是沼澤、池塘、水田、溝渠，甚至是宿舍旁不起眼的小水溝，都可以發現牠們的蹤跡，可見其適應能力之強。平時聽到的響亮蛙鳴，也多出自牠們。通常單獨一隻在鳴叫時，模式是連續數十個「嘅、嘅、嘅……」；但兩隻對叫時，則變成「嘅嘅 - 嘅嘅 - 」或「嘅ㄎ一、嘅ㄎ一」，或「ㄎ一嘅、ㄎ一嘅」，展現出雄蛙間互相較勁的意味。（參考自《楊懿如的青蛙學堂》網站）

除了從聲音去辨別，另一個好方法就是觀察外觀。雖然澤蛙的體色、花紋多變，不過就觀察經驗，校園中的族群長相都差不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些個體背部中央會有一條貫穿頭尾、黃色的背中線，有些則無。

同樣出身赤蛙家族的拉都希氏赤蛙，和澤蛙一樣也是普遍可見。校園中的分布區域也多相重疊，容易找到的區塊有：校長的家旁空地、男三舍一樓後方蕨類草叢和山頂操場。那要如何辨認牠們呢？很簡單，只要看到身著一襲紅色背心，兩條後腿套著斑馬紋襪的就是牠們。鳴聲方面，拉都希氏赤蛙比澤蛙來得小，模式也不大相同，主要發出像是喉嚨沙啞的「給～」聲。

至於樹蛙科，筆者只記錄過布氏樹蛙（舊稱：白領樹蛙）的鳴聲和卵泡，其分布範圍主要位於校園上半部分。若是各位想要一聽布氏樹蛙響亮的「答答答」叫聲，可以在四月多開始，前往一教旁木棧道，以及通往先校長韓偉先生紀念墓園交叉段旁的水塔和集水槽，那兒有穩定的族群存在喲！



• 無背中線澤蛙／2015.3.30 攝於男二舍後方水溝



• 拉都希氏赤蛙／2015.1.14 攝於校長的家隔壁空地



• 布氏樹蛙／臺灣大學森林系呂立中攝影，長庚大學物治系吳光宇提供

【甲殼類】



相信一定有人曾在校園中看過橫行路上的紫色螃蟹，感覺既驚奇又疑惑！不用懷疑，陽明半山腰真的有螃蟹，而且數量頗多喔！而且牠們還是台灣特有種淡水蟹——宮崎氏澤蟹，在全地球就只有台北盆地周遭可以一睹其風采唷！筆者猜測，或許在古老年代，雨後形成的澗流比現在來得多，對這群淡水蟹而言足夠生活，便定居下來了。不過，隨著校園建成和水泥化後，如今牠們出沒的地點，或許只剩校長家附近的水溝和澗流。

不只螃蟹，大二時一心想要抓幾隻蝌蚪的我，發現校園水溝裡竟然還生存著一群蝦子。為了確認牠們的分布，我開始在其他水溝探尋。果然在宮崎氏澤蟹的小塘中，發現了另一支族群。而男三舍地面樓層後方、生滿蕨類的水溝中，蝦的數目更高達上百隻呢！後來有心哲所的學長請朋友鑑定，才知道原來這是臺灣山澗溪流中常見的多齒新米蝦，俗稱黑殼蝦，經常被水族業培育成各式顏色的觀賞蝦。或許校園中的多齒新米蝦有部分是原生的，有部分則來自於人類野放也說不定。（本文不鼓勵隨意放生，以免破壞生態平衡）





【珍稀植物】

陽明人在大一時，都有上過普生實驗的植辨課程吧？琳瑯滿目的花花草草、灌木喬木、蕨類藤蔓都要背到腦子裡，對許多小大一來講著實是種折磨。但對筆者而言，它可幫助我認識了這座山林，甚至知道哪些可用於求生呢。

土鳳梨

黃澄澄、甜味十足的鳳梨，是臺灣農業的一大特產。談到產地，大家多半想到臺南關廟等南部地區。其實，咱哩岸山過去也曾是鳳梨的一大產地，當時甚至被稱作「旺來山」（臺語，鳳梨山）。這裡的鳳梨栽種史，最早可溯及清朝，當時由漢人先民引入。到了日本統治時代，也持續推動栽植政策。可以想像過去山上滿滿的鳳梨田是多麼壯觀，怪不得稱為「旺來山」。

不過，咱哩岸山種植的品種為土鳳梨，甜度和口感比不上南部栽植的品種，於是這裡的鳳梨栽植逐漸衰微。如今在校園要看到當年土鳳梨的後代，可以望向校長家旁邊的山壁，那裡還碩果僅存著幾株。

• 土鳳梨／溫蒂 2015.09.08 攝於校長家旁邊的山壁



林投

印象中，林投不是應當生在海邊、是種極佳的防風定沙植物嗎？怎麼會出現在唭哩岸山這樣的內陸山頭呢？先前筆者執行〈唭哩岸計畫〉時，曾訪問過在地耆老，但他也不知林投何時開始出現於此，倒是提及 228 事件發生後，曾有位在地知識份子受當時政府的迫害，而被抓到現今榮總後方山頭並槍斃於林投樹下。

由此可以推知，唭哩岸林投的存在，最晚應從日本統治時期就有了。至於是和相思樹一樣，是日本人政策刻意種植的經濟或水土保持作物？抑或它們是更早於清朝時就由先民種下，作為防禦植物的後代？還是更遠古時，就沿著基隆河畔逐漸蔓生到山上？種種推測，還欠缺詳實研究，因此如今仍舊是個謎。

筆筒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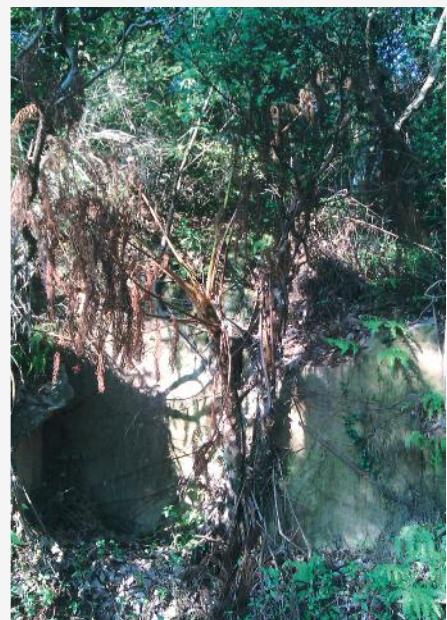
軍艦岩，古時又被稱作豬哥石（ㄉㄨㄞ ㄍㄤ ㄉㄧㄢˋ；「豬」念ㄉㄨㄞ較符合北投在地臺語偏泉州腔的特色）。此岩長年面迎東北季風吹拂，氣溫較低，因此造就了特殊的林相景觀。有些生存於中高海拔的植物，例如臺灣馬醉木（2000-3000 公尺高山）、米飯花，竟然會出現在這海拔才區區 185.6 公尺的山區，著實令人驚奇！

而在大臺北盆地受惠於東北季風者，還有一種極為遠古、家族史可以追溯上億年的孑遺植物——筆筒樹。因為東北季風帶來的濕潤雨水，加上溫度適中，臺北山區非常適合筆筒樹、臺灣桫欓、鬼桫羅等樹蕨生存。可惜，過去為了經濟發展而將許多筆筒樹砍下做成加工品。近年，筆筒樹更是遇上了幾億年來攸關生死的大挑戰，有新型的真菌會感染之，造成枯萎並死亡，稱為筆筒樹凋萎病，導致許多山區的筆筒樹一一陣亡。

陽明的筆筒樹如今可見的，也只剩死亡的空幹。大前年 10 月底時，還有一株雖然傾倒但仍「活著」的筆筒樹，長在人社院旁邊的巨岩下，但約聘的園藝公司在清除雜草時，竟然將這列在「華盛頓公約」的樹蕨當作雜草一樣砍去。筆者當時除了憤慨與嘆惋之餘，也不禁感到保育知識推廣的重要，畢竟在校園中能見到天然生長的筆筒樹實非易事呀！



• 人社院旁筆筒樹最後身影
攝於 2014.11.20



• 枯萎的筆筒樹，攝於 2014.11.20